

P

L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普鲁塔克全集

IV

T

A

R

C

[古希腊] 普鲁塔克 著
席代岳 译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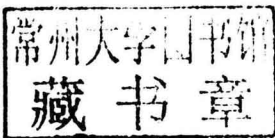
H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PLUTARCH

[古希腊] 普鲁塔克 著
席代岳 译

普鲁塔克全集 Ⅳ



《道德论丛》译序

一、前言

一九九九年年初译者从军中退役以后，某日前往阳明山平等里去看哈根。哈根就是与我同住一个眷村，诚正学校小学和初中同班的孟祥森（孟东篱），六十年来在凤山、永和、花莲、台中、台北经常聚首长谈，真是相知最久交情最深的老友。闲聊当中提到我虽然退休，下半辈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问我尔后何以自处，建议从事写作工作，当时只是听听而已；翌年陪伴小儿去美读书，为打发孤寂单调的生活，开始全力投身翻译，才有八年间的数部译著出版。等到译完《希腊罗马名人传》，深感这段时期压力很大，身心疲乏，返台定居以来，应酬甚多，况且年事已高，决定停笔。二〇〇九年某次与孟祥森相见，他说我的身子很硬朗，劝我继续努力做老牛，听他的话方始动手翻译本书。未过多久他患癌症去看他，还与我相谈甚欢，颇有庄子鼓盆而歌的洒脱，遽不知很快溘然长逝。今年他的友人特别选出他的主要作品，编了一册很有份量的文集，嘱我写一篇纪念文字，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答应，特别是我痛心他这一生，不能为动荡和变幻的时代写出几本传世之作，白白浪费才华和禀赋实在太不值得。现在我要把这部书献给哈根，作为对他最诚挚的感激和怀念。

二、作者简介

命运女神会嘲笑普鲁塔克，他是最伟大的传记家，却没有为自己留下一部传记；靠着苏达斯(Suidas)内容很贫乏的注释，我们只能从作者的著作当中，拼凑出他一生的点点滴滴。然而对他的生卒年月都没有正确的记载，甚至对他父亲的名字都不知晓，猜测可能是尼卡克斯(Nicarchus)或奥托布卢斯(Autobulus)；倒

是知道他的曾祖父是尼卡克斯，祖父是兰普瑞阿斯(Lamprias)，两个兄弟是兰普瑞阿斯和泰蒙(Timon)。他们的祖先世居在皮奥夏(Boeotia)北部一个富于历史地位的小镇奇罗尼亚(Chaeroneia)；作者生于公元一世纪中叶，大约是公元四十六或四十七年，尼禄(Nero)继承克劳狄乌斯(Claudius)出任罗马皇帝不久的事；逝世的状况不得而知，可能是哈德良(Hadrian)皇帝在位初期的公元一一九至一二七年之间。普鲁塔克一直活在帝国传承动乱不息的时代，至成年娶阿勤克赛奥(Alexio)的女儿泰摩克森娜(Timoxena)为妻，婚姻生活非常美满，养育四个儿子奥托布卢斯、普鲁塔克、索克拉鲁斯(Soclarus)和奇朗(Chaeron)及一个女儿泰摩克森娜，只是两个儿子和唯一的女儿都在幼年夭折。很多学者认为他对女儿的死亡，抱着一种听天由命的心情，他在第四十九章《安慰抽荆》这一篇以书信体写成的随笔当中，劝他的妻子哀伤要保持合理的限度。还有一些姻亲也都在这本书中出现，分别是对话录的参与者。

普鲁塔克自幼依家庭的门风接受通识教育，内容包含数学和音乐。那个时代的雅典(Athens)是希腊和罗马的教育重镇、学术研究的中心，他离家负笈都城，成为逍遥学派哲学家阿蒙纽斯(Ammonius)的学生。他毕生写作及讲学皆未曾停息，只有履行政府或宗教职责时，才暂时受到干扰。返乡出任公职，负责建设和工程，后来擢升为名年执政，公元九十五年成为德尔斐(Delphi)的祭司，终身保有此职直到逝世；他另获得雅典李昂蒂斯部族(Leontis)的接纳而成为荣誉成员，图拉真(Trajan)皇帝授与执政官的位阶，哈德良皇帝则任命他为亚该亚(Achaea)行省代行法务官头衔的行政长官，这些可能都是名义上的职位而已。普鲁塔克基于公务和爱好曾游历希腊各地，到过埃及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曾特别在罗马停留很久，大约是在公元七十五到九〇年之间这段时期。他所从事的工作除了与职务有关，还教授希腊语文及主持各种讲座，认识的朋友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及知名之士，像是索休斯·塞尼西欧(Sosius Senecio, 公元九十九及一〇七年的罗马执政官)、米努修斯·方达努斯(Minucius Fundanus, 公元一〇七年的罗马执政官，一二二至一二三年亚细亚行省的总督)，且他们的友情都能延续到生命的结束。普鲁塔克的一生可说是鸿运高照，罗马帝国在那段时期，一直遵行奥古斯都(Augustus)的政策，减少对外的征战讨伐，达成“罗马和平”(Pax Romana)这个要求，虽然首都因为帝位的传承，出现很多政争和人事的起伏，但身在行省的普鲁塔克却未受到影响。他从事的工作和对智慧的追求，不曾引起嫉妒和猜忌，所

以一直生活在安定和平静之中。

普鲁塔克是罗马帝国的权势到达巅峰时期的士林领袖和知名学者，可以说他是一位传记文学家、散文家、专栏作家、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和泛道德论的知识分子。他平生的著述极其丰富，次子兰普瑞阿斯是一位哲学家，曾为他的作品编出一份目录（这份文件被称为《兰普瑞阿斯目录》，请参阅第四册附录），总共有二百二十七篇各种类型的文章。后人将其中五十篇传记编成《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再将存世的其他作品共六十篇编成《道德论丛》（*Moralia*）一书，然而本书包含七十八篇，其中有十八篇未列入目录之内；所以仅以目录计算，就有一百一十七篇已经丧失，要是考虑未列入目录的作品，数量更为惊人，特别有几部是卷数繁多的巨著，诸如《荷马研究》（*Homeric Studies*）四卷、《伊姆皮多克利的注释》（*Notes of Empedocles*）十卷、《亚里士多德的论题》（*Aristotle's Topics*）八卷、《论修辞学》（*On Rhetoric*）三卷、《论第五实质》（*On the Fifth Substance*）五卷及《论遭到遗忘的历史》（*On Neglected History*）四卷等；让后人看到这种状况，如同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Dryden）所说，出现商人在损失船只以后细读运货清单，那无可奈何的心情。

本书的原文是希腊文，优点在于重视修辞和条理，文字生动而有力，讲究音韵的配合，对读者的思想产生吸引力，特别是喜欢运用长句，文章的起伏有如行云流水，娓娓道来顿生荡气回肠之感。表达的方式采用对话、书信、议论和叙述等不同的风格，只是他的对话与柏拉图的对话录大相径庭，大都以独白的形式呈现，还有几篇则运用颂词的体裁作为开始的部分。普鲁塔克承认自己在意大利住过相当时日，还是没有闲暇学习罗马的语言，直到垂暮之年才阅读拉丁文的书籍。从本书可以看出，他虽然对罗马的事物了如指掌，却始终没有引用拉丁文的作品和诗文，对于当代知名的文人雅士，像是帕休斯（Persius）、朱维诺（Juvenal）、卢坎（Lucan）、塞尼卡（Seneca）、昆体良（Quintilian）、塔西佗（Tacitus）和苏脱纽斯（Suetonius）等人，无论是他们本人或作品都未曾提到，而且这些人也都没有提及过他的名字。

后世肯定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及《道德论丛》两本著作，前者使他获得“传记之王”的美称，后者则令他成为“随笔文体”的始祖；尔后对于英国和法国的文学和戏剧，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莎士比亚的三部剧本《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科瑞欧拉努斯》（*Coriolanus*）和《安东尼和克里

奥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皆取材自汤玛士·诺斯爵士(Sir Thomas North)于一五七九年所译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从此以后数百年间，英国对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与考古，一直执西方世界的牛耳；就是文物和艺术品收藏之丰富，也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文学家和传记家，像是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班·琼森(Ben Jonson)、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人，认为在古代的作家中，普鲁塔克的作品最能深入人心，对于建立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做出极大的贡献。美国文学家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和一些先验论者，自称受到《道德论丛》很大的启示；法国文学家蒙田(Montaigne)的《随笔集》(Essais)，全书一百〇七篇中，仅题目与本书相同者就有三十余篇之多，特别是议论的方式和叙述的手法，可以清楚看出仿效的痕迹。

普鲁塔克身后享有很大的名声，公元二世纪的意大利文学家奥拉斯·杰留斯(Aulus Gellius)赞誉他在学术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三世纪的埃及哲学家阿昔尼乌斯(Athenaeus)在其《知识的盛宴》(The Learned Banqueters)一书中，推崇普鲁塔克是充满光辉的智者；四世纪的克劳狄乌斯·克劳狄阿努斯(Claudius Claudianus)认为他足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名；四世纪的天主教主教和神学家优西庇乌斯(Eusebius)为希腊哲学家所写的传记，将普鲁塔克列名首位；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桂冠诗人佩脱拉克(Petrarch)，在其作品中将这位传记家冠上“伟大的普鲁塔克”这样的头衔。还有不计其数的文人学者表达景仰之情，所以他的墓志铭用下面这首诗颂扬他在历史和文学的地位：

希腊罗马多英魂，
飞扬跋扈起雄风；
太史志业唯著述，
千秋万世掌玉衡。

三、论述要点

《道德论丛》一书包罗万象，变幻无穷、题材博大，文字优美，内容包括七

十八篇形式各异的随笔、小品、杂文、对话、传记、论述和信函，知识范围涉及伦理、神学、哲学、政治、历史、科学、医药、文学、音乐、戏剧和诗学，誉之全世界最古老的百科全书亦不为过。仅将论述的要点胪列如次：

（一）历史的传承

自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Third Macedonian War)结束，以及亚该亚同盟(Achaean Confederacy)解散后，希腊陷入悲惨的处境，所有的城邦完全丧失自由权利及政治独立，成为罗马帝国的行省和属地，昔日的创造才华和积极精神，全部在腐化和颓丧中消耗殆尽。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建立的庞大帝国，在他逝世不过一百八十年的时光，分崩离析化为乌有，人类接受罗马一个城市的统治和支配。至普鲁塔克诞生之际，希腊世界已沦为卑微和受到征服的土地，人口及疆域急剧减少，贸易和农业日益萧条，人民的生活贫穷而绝望。再就文化的传承而言，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芝诺(Zeno)和伊璧鸠鲁(Epicurus)望重士林，执文坛之牛耳，创建的学派为门人子弟全盘接受，逐代流传，后人的心智被局限在前人的窠臼之中。诗人和辩士的华丽词藻，无法激起进取的火焰，仅为追随者不带丝毫感情的抄袭模仿，要是有人敢于打破成见自立门户，就被视为背离法统和正道，受到大众的杯葛并鸣鼓而攻之。普鲁塔克身为希腊民族最优秀的后裔，自幼接受哲学和文史的熏陶，唯恐希腊昔日的光辉在衰亡的过程，抛弃散离成为明日黄花。他相信一个伟大的民族历经考验，必然留下令后人景仰不已的丰功伟业，古代英雄人物的勇气、智慧、刚毅和仁慈所遗事迹，不能让它就此湮灭无踪，基于这个动机才开始许多传记和随笔的写作。

本书有关历史部分的记述是重点之所在，主要区分为三个部分：从第十五章到二十章共六章，记述古代希腊和罗马君王将相的言行，与我国《世说新语》的性质相近，只是为文平铺直入，取材的范围比较狭窄而已。其中有两章特别提到古代的妇女，着眼点是爱国和英勇，真是巾帼不让眉须。其次是第二十三章到第二十六章讨论罗马和希腊的成就在于命运女神的庇护以及彼此的互动。再其次是传记和评述，除了为希腊的十位演说家立传，特别对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The Histories)进行非常理性的批判。吾人常言“尽信史不如无史”，就我国看来起因于乡愿和怯懦，一切要“为长者讳”，修史的目标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西方也逃不掉这方面的束缚，更多了一层恶毒的嫉妒之心。

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对于演说家都极其推崇，这些人也是“政客”和“律师”的代名词，在行政及司法部门拥有权势。作为一个演说家要精通“演讲术”和“修辞学”，才能运用修饰的文辞、正确的语法、铿锵的音调、优美的姿态、崇高的风格和周详的准备，在公众会场陈述自己的论点和意见，获得大家的认同和拥护。本书第五十八章《十位演说家的传记》，所列举的人物都是公元前五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知名之士，其中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来库古（Lycurgus）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更是个中翘楚，须知演说是当时进身的工具，雅典的城邦要靠辩论统治。德摩斯梯尼留下的主要演说辞，像是《论腓力》（*Philippic*）共四篇、《论奥林苏斯人》（*Olynthiac*）共三篇以及《论王权》（*On the Crown*），皆为后世的议会政治带来源头的活水。

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记述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王国和希腊城邦之间的长期战争，西方世界认为这是最早的历史巨著，因此希罗多德被冠以“历史之父”的美称。作者虽然是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但并不坚持泛希腊爱国主义的观点，只是颂扬雅典人的功勋，难免会得罪其他的城邦。普鲁塔克在本书第六十章《论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充满恶意的著述》对他大肆攻讦，说起来是为他的祖先皮奥夏人（Boeotians）和科林斯人（Corinthians）讨公道，其实这已经是过了五百年之后的事。即使《历史》在开始四卷，记载了不少荒谬不经的传说和神话，受到希腊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嘲笑，但后半部对波斯战争的叙述，仍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许多事项可以为后世的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二）哲学的理念

普鲁塔克虽然师事逍遥学派的阿蒙纽斯，他本人却是一位折衷派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体系来自不同的渊源，又能吸取各家的长处和优点，他从柏拉图的学院学派打下哲学思维的理论基础，从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习得逻辑和自然科学，从斯多噶学派坚持立身处世的原则，从伊壁鸠鲁学派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养成与人为善的态度。这些不同的门派所秉持的主张，在这本书中可以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释。斯多噶学派惯称苏格拉底（Socrates）是禁欲哲学的源泉和典型人物，受到芝诺（Zeno）的身教言教终能发扬光大，特别是对事物保持听天由命的态度，更能符合普鲁塔克的行为模式，由于罗马的哲学以斯多噶学派为

主流，他加以驳斥也是一种下意识的反抗行为。

罗马的伦理学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是追随赫拉克利都斯(Heracleitus)、苏格拉底和戴奥吉尼斯(Diogenes)的领导，将犬儒学派推广为斯多噶哲学；另一种则源出德谟克拉底(Democrates)的学说，受到亚里斯蒂帕斯(Aristippus)的影响，将塞伦学派引入伊壁鸠鲁学派；对折衷学派的普鲁塔克而言，这是走向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所以他认为斯多噶学派的学说自相矛盾，其言论荒诞悖理，因此对它的一般概念提出反驳，本书第七十一到第七十三章对此有很明确的表示；同时他在第七十四章《伊壁鸠鲁不可能过快乐的生活》以及第七十五章《答复科洛底(Colotes)：为其他哲学家提出辩护》，用很长的篇幅对伊壁鸠鲁和他的门徒进行极其严厉和无情的批判。时至今日，伊壁鸠鲁学派或许已不能给我们带来快乐，但谁知它所倡导的“原子论”竟造成惊天动地的变化。

作者对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对话录，不仅非常熟悉而且有精辟的见解，才会在本书第六十九章，对其《泰密乌斯篇》(Timaeus)有关“灵魂的出生”进行解说和分析，摘录的原文仅是其中第三十五到三十六节一小段，却能长篇大论拿出数字、立方体、音程与和声、星球的位置、天体的运行等相关数据，运用等差中项和等比中项作为计算的工具，得到的数字就是最后的比率，如果不加以详尽说明，真是如读天书；虽然柏拉图到了晚年，企图否定毕达哥拉斯的论点，亦即哲学的理念都是数学的形式，但普鲁塔克仍将数学当成唯一的标准。尤其是最后谈到全音程和半音程，以及各种音程的比率，与在第七十八章《论音乐》讨论的乐理完全吻合，同时衍生出和声中项的运用，并得知和声是由整体及于各个部分的和谐状态。虽然普鲁塔克有精确的演算过程，译者在注释当中尽量列出简单的算式，还是不容易了解他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个人认为还得阅读《泰密乌斯篇》从第三十六到四十七节的后续各段，深入推敲极其奥密的论点，始能获得完整的概念。

本书第二章《年轻人何以应该学诗》中，普鲁塔克只是谈到如何学诗，没有讨论诗的本质和原则，也未依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使用的方法，分析各种类别的体裁和风格（其实《诗学》一书主要的内涵和讨论的重点，是戏剧而非诗文）。他只是把诗的阅读和朗诵当成训练的工具，让年轻人有充分的准备以便尔后学习哲学。就作者个人的理念而言，年轻人在真正从事研究哲学之初，对于将要遇到的理论和学说，不至陌生得毫无所悉，从而对于哲学和文学

构建起密切的关系。就狭义的字源学观点而言，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语言学或文献学本身就是科学的分支，此一学门的本质并非对文学的领悟。若干现代的教育家将它当成新发现的疆域，经常发表这方面的论文。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普鲁塔克提出强烈的主张，针对不同的体裁和风格，深入推敲字句的架构和精确表达为文的含意，就了解诗和戏剧这一类的作品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是普鲁塔克有的地方过于穿凿附会，难免让人讥为画蛇添足。

（三）民主的真缔

公元前五〇八年克莱昔尼斯(Cleisthenes)在雅典建立民主体制，与希腊存在已久的君主制和寡头体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雅典民主的基础在于自由的思想，须知这个城邦是在帖修斯(Theseus)的领导之下，将不同的聚落结合而成，后来因四个爱尼亚(Ionia)部落的加盟，而产生十个新型部落的编组，所以赋予每个成员相当的自由，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其次是语文的统一以及从而产生的哲学、艺术、戏剧、建筑和科学，凝聚成同心合力的生命共同体；第三是法治的社会，无论是城邦体制下的五百人会议、市民大会、阿里奥帕古斯(Areopagus)会议或最高委员会，主要的功能皆是制定和运用法律，且都能符合公正平等的要求，即便是陶片放逐制度，也是为了根除乱源，维护秩序井然的社会；第四是经济的富裕，从资产阶级的建立到重商政策的落实，以及屯垦区和殖民地的建立，莫不与城邦的财政和贸易有重大的关系。

我认为在这部书当中，有一段话给我很大的启示，就是在第十三章《七位哲人的午宴》，提到当代的哲人对政府体制所禀持的理念：梭伦(Solon)认为民主制度使城邦的施政获得非凡的成就，能够发挥长治久安的效用，重点在于人人都不会受到罪行的伤害，更不要说受到伤害的人可以告发犯罪，从而处以应得的惩罚；毕阿斯(Bias)提及卓越的民主体制是人民对于法律的畏惧更甚于暴君；安纳查西斯(Anacharsis)则肯定民主制度是人人皆获得同等的尊敬，好坏取决于个人的操守和德行。

普鲁塔克着重政治的实践，认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本书第五十五章《为政之道的原则和教训》并不因为两千年的时空间隔，损害到它放诸四海皆准的价值。本章论及为政之道的关键在于政策的抉择，要重视民意的运用、教育和控制；政治家的演说和口才，要特别考量周详、言之有物和事先作好准备工作；政

治家追求治国之道要保持力行不懈的积极作为；政治家对属下的运用，要能发挥其长处和优点，避免受到蒙蔽和误导；政治家对人和对事的方式，应坚定自己的立场，严守个人的分寸。另外，他讨论到权力的运用和分配、对于反对党和异议分子的态度，就是决不能让真正的敌手或反对者没有存在的余地。最后他提到为政之道最伟大和最高贵的功能，在于促成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

谈起普鲁塔克的政治理念，他认为只有共和国的民主政体是心目中最理想的制度，对于世袭的继承和君王的专制抱着不以为然的的态度，特别是寡头政体所出现的僭主，更是他深恶痛绝，认为急需被扑灭的对象。要维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必须运用选贤与能的方式，推举有治国才华和道德勇气的人士，组成元老院和政府。因此，普鲁塔克对莱克格斯(Lycurgus)、努马(Numa)、伯里克利(Pericles)及梭伦等伟大的政治家和立法者，带着钦佩的神情给予最高的评价。至于当代开疆辟土的贤君名将，诸如亚历山大、恺撒(Caesar)、亚杰西劳斯(Agesilaus)和苏拉(Sulla)，虽然建立举世赞誉的霸业，旋起旋灭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公元一世纪的希腊已经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政治方面丧失发言权，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如果追根究底，这是希腊各城邦之间因分化和内讧而遭到罗马各个击败所致。只是在文化、艺术、语言、宗教、科学、生活方式等方面，希腊还能居于主导地位，深受罗马人的推崇和重视。

(四) 科学的实践

本书探讨科学的文字一共有七篇，包含的范围扩及自然现象、月相、元素和原子、冷与热、火与水、动物和植物以及其他问题。例如第六十二章《论月球的表面》是古希腊对月球此天体一个综合性的阐述，主要论及月球表面的结构、巨大海洋形成的反射以及表面的地形和闷烧的火，并对尚未得知万有引力之前，球体上面物体的存在和支撑的力量，做出最适合的解释；他进而论及月球与地球之间存在自然律的关系以及形成的介面和上下对等位置的考虑，最后讨论天体的运行和结构、光的反射作用、日与夜的区隔、月食和日食的形成以及月食出现后月球表面的产生的现象。

另外，书中包含有史以来最早提及环保和污染的问题以及对农业造成的损害之论述（参阅第十三章《七位哲人的午宴》第十五节）。而第六十一章《自然现象的成因》一共讨论三十九个问题，都与动物、植物、食物、天候、水质和土壤

有关。其中第四个问题提到伴着雷电落下的雨水称为“闪电之雨”，对于苗木的生长大有帮助，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原因何在，那是雷电使氮气离子化而可溶于水中，给植物带来养分，然而古人就有这样细密的观察，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普鲁塔克还提到潜水者将油含在口里，到某个深度将它吐出去，可以增加亮度以便在水中看得更加清楚；须知当时在地中海收集海绵及在波斯湾潜水采珠，都是与民生有关的重要行业，当然会获得这方面的经验。还有章鱼和变色龙可以改变体色，提出的论点都是透过观察和验证的结果。

Symposium 是自古以来对话录中常用的篇名，一般译为《会饮篇》，柏拉图和色诺芬(Xenophon)都以这个题目，写出脍炙人口的文章，学者认为《会饮篇》是柏拉图最伟大的两篇对话之一。第七十七章《会饮篇：清谈之乐》是本书最长的一章，分为九篇，提出八十六个问题来讨论。英译本当中原来的目次是第五十章，分列不同的册次形成割裂，所以本书变更它的章次，列在最后第四册。这一章有很多问题与科学有关，诸如老年人的视力和光的投射、先有鸡抑或先有蛋、松露的生长和雷电的性质、声音是空气的振动和传播、树木的接枝、食物的处理和保存等。特别是第四篇问题七：“一个星期的天数用星球命名，为何不按从太阳起算的位置次序排列日期的先后？”本文虽然已经失落，但读者只要参阅注释，就知道我们的星期日到星期六，英美的 Sunday、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 和 Saturday，乃至日本人的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水曜日、木曜日、金曜日和土曜日，这样的排列方式有其理论依据。

最后，普鲁塔克有两篇专文讨论动物，即第六十五章《陆生抑或海生动物是否能更灵巧？》及第六十六章《野兽都有理性》，从内文可以看出它的数据源自伊利安(Aelian)《论动物的习性》(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普林尼(Pliny)《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史》(History of Animals)、《动物的生殖作用》(Generation of Animals)和《动物的器官、行动和演进》(Parts of Animals, Movement of Animals, Progression of Animals)。其中有几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当时的人士对于陆地和海洋的动物已有相当的认知，不仅用来分析它们的行为，还可以评定它们的智力，即使是特殊的状况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二是普鲁塔克将人道精神推广到动物身上，在伯里克利(Pericles)和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传记中，对爱护动物一举有生动的描述，我们只要学着对人类永怀慈悲之念，那么对其他动物也会有恻隐之心。其三

是希腊人始终对海豚有好感，多次提到它们在海中救人的事迹。

（五）宗教的根源

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戴奥多鲁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的《希腊史纲》(*Library of History*)，或普鲁塔克的历史观，都认为希腊宗教的源头是埃及，所以本书中他并未特别讨论希腊的宗教，因为这已经成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说明的必要。在谈论埃及宗教时，他用了很长的篇幅仔细分析，发现埃及还是以传统的风俗习惯为主，这方面与希腊是大相径庭。读者可以参阅第二十七章《埃及的神：艾希斯和奥塞里斯》，论及埃及与希腊宗教的关系、神性的尼罗河、善恶两元论、宗教的哲学观点以及动物崇拜和图腾。

希腊宗教的重点在神谕，共有三章（第二十八章到第三十章）对它作详尽的叙述。神谕在希腊的历史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像是波希战争期间，他们获得神的指示，只要遵照办理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普鲁塔克特别提到神谕的式微与希腊民族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位爱国人士，接受罗马统治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第二十八章《德尔斐的E字母》主要在讨论“五”这个数字的重要性，虽然阿波罗用“七”这个数字做代表，相较之下还是有所不如，因此作者得到的结论是希腊不应该有“七贤”而应该是“五贤”，其中两位僭主伯瑞安德(Periander)和克里奥布卢斯(Cleobulus)必须剔除在外。所以他才会大玩数字游戏，把重要的项目都以五来表示，举出很多例证说明，但若与我国的五行、五刑、五金、五官、五伦、五彩、五谷相比，显得较为牵强。

我们仍旧拥有大量保存在希腊文学里面的德尔斐神谕，诸如公元前五世纪波希战争期间著名的“木墙”（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第141节），最令人激赏之处在于整段都是六音步英雄体的诗篇。更多有关神谕的记载，内容仅提到某人根据神明的指示进行的作为，或是获得告知将要遭遇何种状况，其实在各方面都受到相当的限制。我们无意衡量普鲁塔克的史料是否真实，唯一感到遗憾的地方，就是无法获得普鲁塔克失传的作品《神谕选集》(*A Collection of Oracles*)（兰普瑞阿斯目录第171号），否则会有更丰富的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

普鲁塔克在第二十九章《德尔斐的神谕不再使用韵文的格式》，讨论希腊人最推崇的圣地德尔斐以及当地目前已经改变的习俗和处境。本篇随笔最令人感兴趣之处，不在于主题的写作方式，而是随兴离题的自由风格。本章包含征兆、机

缘、历史、哲学的吉光片羽以及诸如克罗伊斯(Croesus)、巴都斯(Batus)、赖山德(Lysander)、罗多普(Rhodope)之类人物的奇闻轶事，最后才慢慢提到很多神讖使用散文的形式颁布，虽然在较早的年代都是富于音韵之美的歌谣，今日自称可以用简洁和清晰替换古代的晦涩和夸耀。

本书第十四章《迷信》值得我们重视，普鲁塔克认为迷信和无神论是两个极端，真正的宗教是处于两者之间；他对这个部分提出精辟的见解，两千年后的今天仍能对我们产生教化的作用。普鲁塔克认为命运是一种主宰的力量，但并非绝对控制一切，所以本书有五章从不同的面向来讨论相关问题。第四十六章《论命运》则是一篇很好的学术论文，格式非常严谨，论点合乎理则，叙述层次分明，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就是“积极的命运”和“真实的命运”；另外还将“可能”、“偶然”、“自主性”、“机会”和“自发”做出非常合理而严格的区隔；最后则谈论“天意”的三种范畴以及与命运的关系，我们可以从本章得到很大的启发。另外还要提一下第二十五章《亚历山大的命运和德行》，全篇的论点在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完全是德行女神的鼎力相助，命运女神始终与他作对，他的成功就是一部“战胜命运的奋斗史”。

（六）伦理的规范

古代的学者认为书名 *Moralia* 的原意是“伦理学随笔”(Ethical Essays)，其中大部分完成于《希腊罗马名人传》之前，所以内容会产生重复的现象，也可以说一种准备工作；我们读完这两本书常会有这样的体认，普鲁塔克是一个卫道之士，而非一位传记或随笔的作家，他的著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柏拉图的哲学所形成的宗教观拿来教育当时的人民。一六七二年的手抄本仅仅包含二十一篇性质相近的伦理学随笔，就是本书第三章到第七章以及第三十一章到第四十五章；后来加上更多的论述、杂文和书信，所以它的题目应以《普鲁塔克的杂文、随笔和书信集》为宜。

本书强调的伦理，并非狭义伦理学所定义的某种传统、群体或个人所持有的道德原则；而是将社会所有规范、习俗、制度、格言、礼仪、行为标准和律法，都包括在伦理的范畴之内。古代希腊有关伦理的问题如同我国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及个人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如果仅就随笔而言，这就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全书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第三十一章到第四十三章以及从

第五十二章到第五十四章，共有三十三章之多讨论此议题。特别是第三十二章《论伦理学的德行》，他的论点是将德行称为伦理，甚或视为伦理，主要的区别来自沉思默想，亦即灵魂当中所包含的情绪以及它所形成的理性，进而查明它的基本性质以及何以存在。

其中第三十五章《手足之情》、第三十六章《论子女之爱》和第五十章《爱的对话》分别律定兄弟、父子和夫妇的关系，至于谈到友谊的专论有三章之多，忠于城邦和民族的思想更是弥漫全书。我们仔细推敲第十五章《国王和将领的嘉言警句》、第十六章《罗马人的格言》和第十七章《斯巴达人的格言》的文字，得知古代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就英勇、公正、刚毅和虔诚这四项美德而论，较之罗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笔能够展示普鲁塔克渊博的学识、华丽的词藻和典雅的风格，现代学者认为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罗马受到文人雅士的欣赏和赞誉，无论是开始的呈献或结语的奉承，都要对罗马人的统治歌功颂德一番，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本书第四十七章《论苏格拉底的保护神及其征兆》充满伦理的要素，诉说师道的尊严、友谊的可贵、爱国的情操和赴义的勇气，可以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将四个性质迥异的主题凑在一起，即苏格拉底的精神感召、第安诺尔(Theanor)的远道来访、泰玛克斯(Timarchus)的洞窟历险和起义志士的刺杀僭主，虽然情节各有不同，彼此的关系非常复杂，文字的叙述倒是能够一气呵成，没有给人带来突兀之感。苏格拉底的保护神不再仅仅具备象征的意义，而能落实于底比斯的光复行动，使得雅典的民主制凌驾君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给后世带来无与伦比的影响。

(七) 社会的习尚

古往今来有很多状况和情景相通之处，所谓“阳光之下无新鲜事”就是这个道理。当时的社会对同性恋抱持很宽容的态度，不仅是男色，就是变童也已经蔚为风气，连帝王都无法避免。这方面我国并不让西方专美于前，无论汉唐还是更早的时代，都认可同性恋是解决性欲的权宜之举，最重要的是不会产生后裔，带来继承问题的烦恼，只有到宋朝理学大兴，才从公开转向暗中，清朝的相公和书童都是此类产物。西方的女诗人萨福(Sappho)以同性恋知名于世，她的出生地列士波斯(Lesbos)成为女同性恋的专有名词。特别是当时对性的问题非常开放，

提到戴奥吉尼斯(Diogenes)当众手淫(参阅第七十一章二十一节),还说:“如果摸摸肚皮就能解决饥饿问题,那该多好?”当然这是犬儒学派愤世嫉俗的言论,其实喂饱肚皮得靠自食其力,不能仅摸摸就了事。

第七十七章《会饮篇:清谈之乐》提到很多有关饮酒的问题,特别是立法对酗酒者予以重罚,酒醉闹事者要戴上木枷示众,想当年没有交通事故尚且如此,我们现在要对驾车饮酒给予重罚,还没有到戴枷示众的地步,设若要能如此,必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四、译者说明

《道德论丛》是一本内容复杂的文集,在网络上和美国几个图书馆搜寻,只找到两个英译本,一是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的洛布古典文库(Loeb Classical Library)所收录,由杰弗里·韩德逊(Jeffrey Henderson)主编的希英对照本《普鲁塔克:伦理学论丛》(*Plutarch: Moralia*);一是美国波士顿勒特和布朗公司(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出版,由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odwin)主编校订的英译本《普鲁塔克:杂文与随笔集》(*Plutarch's Miscellanies and Essays*);再就是企鹅公司(Penguin)的两本选集,分别是一九九三年出版的《随笔集》(*Essays*)和二〇〇五年出版的《论斯巴达》(*On Sparta*),前者包括《论听讲》、《如何从友人当中分辨阿谀之徒》等十篇随笔,后者包括《希腊罗马名人传》当中的《莱克格斯传》(*Lycurgus*)、《亚杰西劳斯传》(*Agesilaus*)、《埃杰斯传》(*Agis*)和《克里奥米尼斯传》(*Cleomenes*)以及本书第十七章《斯巴达人的格言》,可作为订正原版本之用。本人的翻译主要是依据《伦理学论丛》,并参考其他版本和过去为翻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建立的索引数据。

哈佛大学洛布古典文库的《伦理学论丛》共有十六册,其中第一册出版于一九二七年,除第十五册补遗和第十六册索引不计,第十四册译于一九六七年,算起来全部完成时间长达四十年之久。参与翻译的学者共有十人,其中哈佛大学希腊语文教授法兰克·柯尔·贝比特(Frank Cole Babbitt)负责前五册共三十篇,康奈尔大学希腊语文教授哈罗德·契米斯(Harold Cherniss)译成第十二册及第十三册共十三篇,其余各册由八位知名大学的语文、哲学或历史等学门的教授翻译。其中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系教授李奥尼·皮尔逊(Lionel Pearson)所译成的第

六十章《论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充满恶意的著述》，更是脍炙人口。勒特和布朗公司的《杂文和随笔集》初版印行是在一六八四至一六九四年，它的英译者多达三十四位之多，都是当时各大学的教授，其中以清教徒领袖理察·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的侄儿威廉·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最为有名，译出的篇数最多。

这两个版本的差异之处在于篇数不同，《伦理学论丛》有七十八篇，《杂文和随笔集》有七十六篇。后者有两篇即第三十九章《哲学家用愉悦的心情关切自然界的问题》和第七十六章《论河流和山岭的取名》未见于前者；前者亦有四篇即第十六章《罗马人的格言》、第十七章《斯巴达人的格言》、第十六章《斯巴达妇女的嘉言懿行》及第七十章《论柏拉图〈泰密乌斯篇〉有关“灵魂的出生”之概述》未列入后者。

再者两个版本的章次安排迥然有别；就整体的成效而言，虽然两个版本都有众多的译者，美国人和英国人对英文的运用还是大相径庭，特别是《杂文和随笔》的译成要早将近三百年，它的用语隽永，文字精炼，叙述简洁，辞句典雅，读来有如行云流水。当然《伦理学论丛》的第一到第五册，可以感觉到现代英文的风格，但有的地方还是过于冗赘繁琐，尤其是最后几章有关哲学的论述，学究气味非常浓厚，完全是学术论文的手法，有的地方读起来不知所云，如果不是参考前面一个版本，译者简直无从落笔。

谈到何以本书不用《伦理学论丛》这个名字，主要是这个书名太过生硬，缺乏内涵拥有的趣味和意境；特别是另一个版本用的书名是《杂文和随笔集》，虽然与它具有的特性吻合，但字数较多，经过译者和联经出版公司再三斟酌，决定听取林载爵发行人的意见，采用《普鲁塔克札记》作为书名。大陆此次出版，考虑 *Moralia* 一词有道德论集一义，再因当下社会对道德的推崇，故书名采用了《道德论丛》。如同普鲁塔克另一部书 *Parallel Lives* 的中文书名在台湾地区是《希腊罗马英豪列传》，大陆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可见书名的不同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一定的标准可以遵循。

译者使用的两个版本当中，洛布古典文库本的注释非常详尽，另一版本则付之阙如；前者因为出版时间和题目内容的关系，自第六十八章《柏拉图学派的论题》起，很多注释极其冗长而繁复，即使勉强译出亦会让人难以消化，只有割爱置之不理；译者所能尽力之处，对于引用的诗文不仅仅只注明出处，就其内涵加